# 徐文長文集

#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 序

###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

後渭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巳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旣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遜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

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己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術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日師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予敘其集渭曰是小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 葉子肅詩序

識超而言爽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已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

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憂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適其情汙高而趾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己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旨而約於至純此則滑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其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感慨中有一段韻折

李君將歸建陽語同門及滑既以詩送之請於師長

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抑其所以摘而對之跡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悦而奔反君惜通之掩抑不信而怨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㸑而耳快顧獨怨一掉舌上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渭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若眞其壯哉了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

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淵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將來之罅者蓋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氏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亦述所感文自明快

## 四書繪序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瑙寺寺西近岳鄂王祠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旌纛驁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即前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壽史

册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内經氣穴等篇藏
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知其所在
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紫爲脈圖
孔爲穴脈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
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
有脈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
繼說未免牀上壘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即
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
有點抹圈鈎既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别色以應色形

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脉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 註說序 代

文長諸文多精論此篇尤其卓犖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

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瘍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鄉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諸儒是以其為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說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說非而吾之書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

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剞劂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鈌漏按駁禁持冐摘而腎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于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代借景事來摹畫點綴而文最宕逸可誦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

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奥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賓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眞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斂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遍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書盈篋笥而後已以爲是

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令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斂抑强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碍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蹟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

寧者矣

又代

就職事發文僉峭直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耗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帘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賈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巳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替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關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寛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奔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猶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得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

郎大夫奉　命董損榷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
入又與諸司監督中官戰鬬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
桂林竟以違忤州紹與不數月而有延寧同知之命
夫某因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
壘額缺之卒既凋敝如彼而補之法又兩難如此
且逃闕於伍尚有盜射其糧而顧募法與其費復加倍
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
用之材補軍之書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
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既以聽

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　代

姚曲感慨煙波自生

新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為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為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為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迨功過相因事例

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背脩結衣手袖數金索吏門而謂之長跪祈請作縮其所欲與漸掐豬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牆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為中否者且逝有滅今於溝牆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藤牌才賢者或肉生髀至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服訓以嚮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蹶

坐機事討無賴率先闖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胡上名而夕坐帷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州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顧周

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　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敘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既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

益易賊每乘夜棹巨艦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别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壖岸焚殆盡賊計益窮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悉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隳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辦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

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山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況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貽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若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如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指畫而督府方

以冰道叅將薦於　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敘事中感慨發論意氣悲遠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四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淛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問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遍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覘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三絳

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君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有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

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皋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三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令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

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蔡復何怵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人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劒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袜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布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潤亦紙始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廻洲度渚涵鏡體以長縈散藻澄皆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巨觀紅渠映隔水之桃紫騮嘶落花之濟鏡湖伊邇蘭渚非遥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君㑹眞其妙致撫慕前修始𨈏迹於市塵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廻幾折數聲長笛瀲滄浪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

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於末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真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予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其又取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

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比國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過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泣幽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圖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目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戀戀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鬱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玆譜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艷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 贈禮師序

論甚明確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美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髠之以爲絕父子拋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笄墜珥忽焉長見女于膝而饕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髠而少之也計臘若年今總

之得六十朞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為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即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既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既以事事矣而又何需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肖甫詩序　道姚鏗鏘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
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
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
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
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
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
窮理者起而捄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
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
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

議高者人難知理過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既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既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坐而主議然其性也欝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況沈而

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其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窶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 玄抄類摘序

序次稚嘗

書法云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若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

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綮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味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又　落筆陰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闘若舞劒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闘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 抄代集小序　　無限咸榆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盖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况今其代隱者商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謂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謂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即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 抄小集自序

姚宕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頽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嚮抉勝挖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為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閫闥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

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叢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鷄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謅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撿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妄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締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求而自賭者亦屬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即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

不鐫可以坐而定也子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諷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祭也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机與牟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晏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鐫之可也

## 陸氏譜序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延沫島外嘗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癹抱孤子而泣此與纘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月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悶遺蹤於故老至說他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

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
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
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
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
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
如此矣不覺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
起告之日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
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
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

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即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况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册序　宛似大蘇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子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韓

組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戰則無聞然魚鳥鸛鶴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即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鬬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即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

茸日指而哦昂其胸以候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摹豈有生烈憤慨沈壯直過史遷矣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裝錦而靴㮰幹魁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錐目變旋以睨過市聚則醉飽繫馬狹斜則攤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負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摍縣

門撤丞簿收管居人猶呶呶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盎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敵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噉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遑號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

之稽首悔謝君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揖曰勞
矣稽首稱快君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焉
將別君曰未也已今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君次功
級然盡醉而退異日丞簿君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
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頷誠不知用膽與
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其以兵亦猶是也已而
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　明天子提十萬
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
六年不敢决檻而嘷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

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豫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若稽山之一鬪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將辭其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 註參同契序

梅頫長公禪喜文字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云者以僞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

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

訐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

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爭

韻調不遠古今相脩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

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

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

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憑字

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儈妄裂亞撥加萬手纔絲不勝

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

且盡失子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文之一日試挈其篇與其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東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其物當得其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眞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授筆於既

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櫨
栢希不見誚斲輪矣皐皐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
貫心於中開戶支窓衮衮之斗蓬一用寄衛王言始終
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兎三變而鷄千變

蒼箕中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起語雋永而終篇情事僾然

楚鍾儀縶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
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縶樂往悲來往往思一
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何卒與數十罪

夫漆面而卭鼻如文刹然所對者拳桎䋝梏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縕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對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借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飣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與之乃數問其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致歲財重意氣孝于弟慈于急人急雖可訾者凡

數事施予不責質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呴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呴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入山 雲藏公別號也

以其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旨而責諸其髡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商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於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恭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

常道亦甚難矣況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柰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巳茹葷而强餐霞者以肉食睹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閃眇而鄰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巳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以骨肉感切之情發悲愴聲

埋之氣譬之鬪曉角於寒沙令人不堪回首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綉袱冒箱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議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敎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尚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其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

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長女見許而贅某某叙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詿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又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婿不爲利

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温虚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也上之既無利與名乃并其虚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間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吾將方涼其偃伏寡與困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

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詈之至横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决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為乃服多衙命之使亦所覩矜而徐圖者又及得士民之懽而大吏亦未聞厥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黹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

知我也其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亦始得序言隨衆賡後

覺越篇序　嗚咽之音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翰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

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
似於潞公子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傳於
世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
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
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
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攬
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
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
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

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傳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中氣之守大是後復送難相跌宕一偈更有悟景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面炏不已王山人恭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

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楠楚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楠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君

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决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與同當復我於佛下也爲作偈曰

令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晏巡遊草數簡入紹時偶雜置行書篋中一日與屬

論遼事稍出之佣爲楊會稽攜去既又倜徐山陰至
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矣移書止之
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
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
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
也當予逃遼時會　主上新極　朝廷清明無關事
予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
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
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收也碎諸病人而帥

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敎否不核醫之才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予何不忍於暴醫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 雲南武錄序

奮邁沈雄足令壯士色動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賧（音毯夷以貨贖罪曰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不戟名天下是

習武者之物也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所行乃人齎糧羊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也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尊孫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滇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

百世習武者之著箴驕泰者之藥石耶而適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蜀以馬則取駿於越嶲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産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以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　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𩤯不忘喪元而毆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

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所乎其
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議論詳確篇末最爲感動

說兵者謂今獨石逼北孤懸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
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
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
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
西虜冦鈔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
者謂古恒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宋末能混一為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眞定恒山耳而議者以為　高皇帝逐胡元既收河北矣乃北嶽亦不改眞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大閱錄後先出似　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嘗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承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說也豈郎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蓋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適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詩書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即隣且必一及之果眞其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逑於千里之趙之邈公得無意乎

周賢婦集序　　姚出盡意

荀子言人性惡揚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

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為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為之姑章者不恃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為道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為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東齊以民稱庶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從積虛名以死實禍身甚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

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
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
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
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
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
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
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
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
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者以名與人爲享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豁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為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酇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諡鶴以爲告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矣。

海上生華氏序　鐃[illegible]

予有激於時事病痰甚者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頓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淤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新月以斗計人作蟣蝨形氣斷不屬漸圖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卒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卄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嬰母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即知無召

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剨剨若驚雷卽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强弩射湖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逃之療亦可知矣曉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因越王羽執太公共閉用計設闖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項之厮養卒名之僕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兄作一詩其人日綰榔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

坐支餕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葬郭子序　裴明錫

遂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昔也即人物尚能創生誠使葬者取骨骸以乘此生

氣即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遂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溏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即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遂古初生胡乳胡餔及其既也胡衣以裞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斂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

垂白而始折於毋腹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縮土處始病水居而頽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麗而終孅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罋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與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埜骨者而獲乘天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瘞之不延

贈張君序　蒙亦快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卽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

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異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有蚤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叅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

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閱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櫜弓而不射日以實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日以實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實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實真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垂兕而貫縣風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今以

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以王母授符發論文遂鏗鏘鼓舞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某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與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

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惟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得王母者又謂黄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其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趐
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　列聖膺之幾動宵
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
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駼而來也即小有睢盱抱關擽
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其
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畊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
防其危盡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
即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
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

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遥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華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嘗有不柎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靡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於易

水歌矣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梏就攣與鼠爭殘炙蟣虱琵琶然宮吾頭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德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為余壯之體貌雖屠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為別

八駿圖序　式於古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州曰小河曰靈璧(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兎曰烏兎曰飛兎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火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紊也自註曰右序木雙槐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將劉去
大學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蔡獻可誦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良馴牧以仰公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淵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即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睢盱枕戈而臥待變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傳矢詣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來　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　璽書東王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兼綜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兼制以騁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脊亢以示左右脅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攻後襲之復大捷　天子知公能會兵部欲尚書遂進公為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　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

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聾耳焉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饔也嘗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饔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醯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饔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與他日矣故他人爲饔勝易牙之自爲饔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饔也今

進而本兵也他人黍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几筵之備之扶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 贈李長公序

潭雄流毅集中得意文字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固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

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殺於是孝
肅恭於家庭而僥倖於閭閻歟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
迂闊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
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翁卒成淮徐之功則
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本業俯仰中積
累而然非專於戰陣旦夕間威以學修之效也予從
五年前識今參戎李長公於燕邸見其挾其兩弟新破
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覺目氣陵逸不
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令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忝將於馬水子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籌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謝以潰黠首令買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櫬錢減膳直以充衲衣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綦

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貌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即輿一語不當即脫腧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殺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博弈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與伯翁之孝是也賀而必舉與者何篤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疏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衰則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門以湮則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

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日愛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芒芒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令副本中亦不見登白氏岡嵜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非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月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進搭買馬鞭北矣

#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嘗其爲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儔彥校馳騁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邈計於朱紺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鍔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君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裴盧之似

竹也豈校其篠簳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喪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类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詩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猶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拇序　洶湧疊出文似江河之決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

曰溪澗之水。來以雨匯。鹵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魪不得掠。跋者惟蹚。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瓌現。虬蛟等蛾。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嘗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為毀。泥泥汩泆旬晝未泚。焉喪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析。規矩尺寸。易為小飭。即有微撓。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玼纇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剉薦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簞食茶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嫠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戶其最

孤之謫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髫至胄無或與門、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潤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儉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蔡寫如畫然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並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並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褊襠一趨而到門輒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蹤跡遍而予與二張即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譟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並拊而憐愛之予則喚以粔籹餦餭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閥閱將軍也備我

物或弄劒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
衛并遊中超堦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
亦不甚禁析兩兒子意若期以淵遠不屑屑幸兒女
束縛者數十年來一一張者薄俗學為詩人四方知之
賓至盈座吟嘯酒斋閒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
庶幾一飛而屢墜既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
於頹放時時復從二一張游而太君益為治俎牖粢
秫教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
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

于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専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覩其子與吾輩如一日子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小太君之不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消操筆以頌其唯唯已則頌曰其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腩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古雋徧末孫可概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割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饗太君乃用針紝以給終其姑之身毋缺養有孤是為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草卓為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孝也而太君則為茶

也與參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大
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茶與參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
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
子與余友也且襄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
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臑罄其甕卣燈脂凋滴盡矣
而猶令伯子把弓袂或匿其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
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
居常謂風世事即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
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

女孝婦爲之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

太君賀哉